



□ 13
2585
11



2585
13-11

嗟皇道至今既亡
若屬異邦我食霜
願國恥未清子下恨
攘讎狀謝先王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寄
磯貝書社氏贈

管子卷第十九

唐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 泉深淺各有其位

禮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稱 賣田

悉從 賣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從 種無不宜其五

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 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 春 通瀆田以下屬五施亦地以下屬四施黃

朱長春評禹貢靈方實而吉貨殖地理文而寺皆九州之內正志也其外則山

海地員山海
以外荒神惟
此以與內維
物之章也品
言言地止此
其後則水經
註
趙周賢許言
是土之民
其音合於

唐以下。屬三施。下植以下。屬一施。
五土唯五施。最爲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國都
建君。而手其實。其水宜。蜃菰與。木宜。其草宜
謂土之所入也。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五十五。尺而至於
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
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其水倉。其民彊。赤廬。歷彊肥。歷。蹀也。五種無不
音中。其水倉。其民彊。赤廬。歷彊肥。歷。蹀也。五種無不
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
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黍
稌也。宜縣澤。常宜縣。行。牆。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
注而澤。行。牆。音落。故爲行牆。及離落也。

沈氏新評由
五施而至
施亦隨地深
而異之
其音合於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其草
宜黍稌。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擾。桑也。見是土也
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糗。之氣。其泉居。斥埴。宜大菽
與麥。其草宜藿藿。其木宜杞。杞。木名。見是土也。命之曰
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蓂。萍蓂。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趙用賢評言
五七之民話
音合平五音
所謂中平五
音之聲響又
似乎猪馬牛
羊雞之鳴各
有不同今以
五音想像各
之良然可見
古人譬物之
精妙處
楊慎評律度
量衡俱生千
黍故從審音
以辨泉清濁
淺深理歸一
致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雞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凡將起五音
凡首之凡首謂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
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朱養純評五
音之語因土
成響是至理

蘇軾評政正
不必山海經

楊慎評青山
青龍所居是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有三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為東方木庚
乃西金庚色
自金性剛此
山若下見堅
白之土是木
受乾而先枯
金匿子以自
養故不可得
泉也其云灰
壤殆劫灰耶

管子

卷十九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庚泥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陛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密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演自墳自陵

得泉已四矣又加十四丈而高陵土山反不言無

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

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

剛柔一高一下其培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

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脉氣所落

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

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

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傷

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

山得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

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櫛櫛木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藟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其草蘄與

藟音藟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姚樞評甫
讀似鑿字鼓
之軒乎舞之

管子

卷十九

四

側其草苗與葉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輦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輦之下輦即鬱也莊周所

劉魏評葉輦
筆草名有十

謂鬱輦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蕒蕒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

蔚草也一作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

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如

楊慎評聲辨
于五土辨
于五行管子
天下才其子

五方燥濕之
宜歷歷指陳
如季札觀樂
也

振切剛而不韞韞韞薄不濇車輪濇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墮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槩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龜櫟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謂校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王巧其泉黃白其人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夷姤夷平也姤好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格湛而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韻

不澤無高下言常是謂栗土栗土之次曰

冠種類亦隨
以變
張嶠許從粟
土推五沃

葉水心評轉
韻成句帶似
賦體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
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恣
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恣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
不乾白此乃其種大苗細苗形音莖黑秀箭長赤也
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箭長謂若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隈
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扶音無及彼
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
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
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

趙用賢評類
作類疵節也
言大麻疏美
無疵節小麻
條理易治故
如練絲也

曾彥評從五
沃推五位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
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小者則治揣
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五臭疇生疇隴也
而種蓮與蘆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
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醒疥首疥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濕濕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
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
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青恣以落音
及謂色青而細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舂莖白秀五
和落以相

朱養和評上
五粟五沃不
言山此言山
之淺最未旁

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
求。鼃。求。鼃。亦。猶。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斤。籠。斤。並。羣。木。古。草。名。
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競。其。桑。其。松。其。杞。其。苴。其。木。
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
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
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芫。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
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
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無。高。下。葆。澤。以。處。省。事。少。食。

曾彥評從五
位推五蘊土
狀至此始言
色

曾彥評從五
蘊推五壤得
釋而起

曾彥評從五
壤推五浮言
其堅碎

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蘊。五蘊之狀黑土黑落。地。落。
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樞。葛。絀。莖。黃。秀。
患。目。患。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是。如。其。二。分。餘。微。此。
謂。蘊。土。蘊。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
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絀。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
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忍。忍。蘊。忍。

曾彥許從五
續推五檻

土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黃而虛謂其地色

曾彥評從五
剽推五塌累
重而不輕揚

秀スルハ殖果木スルハ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曾參評從五
猶推五壯

曾參評從五
壯推五殖

曾參評從五
殖推五穀

曾參評從五
穀推五蟲

曾參評從五
蟲推五鳥

管子

卷十九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

華名草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

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屬膳名草黑

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然疏也不忍水旱

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脆雖堅不脆同骨之

也其種陵稻陸生稻黑鷲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惟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備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寶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聯如也得乎通天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曾參評從五
鳥推五桀

與辨土定之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詳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員。後世更難有足述。編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宛言與。先王之制。何空執度。度地。大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余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補外。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侯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

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禱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

極。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

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風興夜寐。衣帶必飾。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止。

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梅士享評此篇詳于幼職而畧于聖功

沈鼎新評毋驕二語已具大人

少者之事夜寢蚤作既拂盥漱拂席前日拂盥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

程敏政許可
以去怠去驕

徹盥也汎拊正席汎拊謂汎水而拊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者教也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必先中和然後至就席狹坐則走狹坐則走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謂按弟子起使令不敢九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求雖不得必當反自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為獸為蟹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還載近醬

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合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

食必二毀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者所以載鼎實故周

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嘽之視日嘽食盡同嘽以齒齒者則以其所

岳正評復業
問疑是大學
問

何俊良評古
商銘云嘽嘽
之食不足得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盡之類而進續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醕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殮此同。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先生已食弟子乃微趨走進漱。此是再益之剛紀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拊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飯必捧擊羹不以手扶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呼覆手。手而循之。所以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已食者作振拭其不潔也。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微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既微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拊之道實水于盤。次用

朱養和評古人直酒掃自有節度

趙明賢評古者束薪蒸以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楪厥中有帚。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其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其於戶側也。凡拊之紀必由與始。謂從前掃也。俯仰聲折拊毋有微。微動也。不得拊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坐板排之。板機時以手拊之也。以葉適已適已也。猶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拊未畢故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拊未畢故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跪。遂出弃之既拊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為燭故為之薪蒸細薪也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然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末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手正櫛有墮代燭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櫛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櫛中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先而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俟社則請有常則否俟始也變其社席則當問其先生既息各就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禮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言昭第六十七 禱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禱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禱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日本只利六十六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一校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卷第二十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帥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高字新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孔穎達評不崩不涸是山水不變處推之人物皆然

沈氏新評上
言高曰所欲
得此言生曰
所欲至可見
人皆有欲特
患人主自解
其高自失其
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金彥評惟常
則變天八
風合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場慎言入地
則為對亦聞
心裁格而無
意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衍則字親切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葉水心評語
不可更主政
所以配造化

李泌評威立
於民何可
不得

楊慎評此啓
深居靜攝之
病然有自輕
其威者此亦
是業也

管子

卷二十一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
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
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
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
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
威可載也

郭正域評人
君心如風雨
則怨怒不及

劉繼評同民
好惡故政樂
而令行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
雨之所墮不避大小疆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
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
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
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
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
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
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
之二甲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程敬政評欲
銜令必先樂
民

管子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
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
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後
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沈維垣評靜
之二字見治
原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
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
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
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
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

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
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張榜評歌樂
美行民囊之

朱養和評得
人所以致治
古今一軌

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
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
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
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
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
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

清評蜚搖
危

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
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
也。

無儀法程式。新。蜚。搖。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
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
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
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
不顧。

何俊評亦
明德性聲之
意

管子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
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
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
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蘇軾評羿與
造父奚仲取
譬恰中舍道
術巧而求治
其何能治
楊慎評別淺
以見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張嶠評衆理相當語幽括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姚樞評依稀不識不知之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朱養和評鸛冠亦曰夜行惟心陰爲之行

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隈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黃震評調媚美

古正評警衛
人敵主明千
古炯戒

沈明新評顧
憂所以準言
行

毀譽賢者之謂警推譽不肖之謂讒警讒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警讒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蘓軾評舉長
便非計速

管子 卷二十一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
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
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
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
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
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
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李泌評得戒
必諾戒必方
是聖人之言
事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
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
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
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
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
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
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

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

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

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疾

切嫌者多所惡也食貌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楊悅評納諫
正以肥身

何俊良評善
立者去小務
大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

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

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

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

之於天地矣

明生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

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朱養和評惟
公則平

葉心評使
人所以重焉
使

周元會評專
用最壞事

管子 卷二十一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上如
下于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元切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孔穎達評無
取者深于取

程政評廣
理新異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
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管子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趙思賢評功
失正義曰為
急邪之箴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
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
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
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
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
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勰評和之
福不止令行

蘇軾評萬物
程式一語該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
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
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
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戲衣
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
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
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黃震評愛中
之畏無不樂
用

柯潛評樂之
生之若君自
為地

管子 卷二十一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沈則新評扶
持數語可謂
是宗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道變
化身運朴

張嶠詩持滿
最難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朱長春評卽
惡盈好謙意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民

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梅士卓評說
到子孫意甚
深潭

張悌評利民
者帝王之寶

何休良評惟
理無私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

朱養純評勝
敗死巧拙然
巧詐終不如
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
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
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
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
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
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劉鑑評可憐
交道
必親當作不
親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
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
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交鳥
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鳥集之交雖善必
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域評然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沈維垣評量
力而使不能
官人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
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楊慎評須先
相人品

葉水心評切
中世病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
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
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
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
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沈氏新評衡
石程書只是
不自去而喜
因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
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
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
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
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
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
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孔穎達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
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
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
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
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
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
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姚樞評使不
忘處最微

朱養純評上
蔽下雖故下
不得通上不
得明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朱養和評有
物有恒言行
可後再矣

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
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為賊暴則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其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抵
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為
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註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二十終

